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廣西石刻展覽
特刊
黃旭初題



廣西省政府秘書處編譯室編印

廣西碑碣
覽
特刊
序

右



廣西石刻展覽會特刊

胡適敬題



廣西石刻展覽會

思古幽情

朱家驊敬題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 目次

題字	于右任	一
題字	胡適	二
題字	朱家驊	三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序	黃旭初	四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題詞	封祝祁	五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序引	傅斯年	六
廣西石刻展覽會序	龍志澤	七
廣西石刻展覽弁言	簡又文	八
爲廣西石刻展覽進一言	馬衡	九
從廣西石刻展覽說起	廣西日報社論	一〇
石刻文字之創作	陳竺同	一一
石刻展覽與文化之關係	黃樸心	一二
文物盛事	曾作忠	一三
桂林石刻體例論略	陳壽民	一四
廣西石搨記	周鼎	一五
粵西稽古錄	梁帖厲	一六
廣西石刻類例舉隅	雷震	一七
柳州龍城石刻考	朱蔭龍	一八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目次

桂林唐宋平蠻兩石刻	陳良佐	三〇
桂林華蓋庵貫休應真像搨本觀後	郭應陽	三四
李少室范石湖桂林詩刻	吳彥文	三九
阮文達公粵西宦游述略	盛成	四二
李允簡故里訪碑記	余維炯	四七
逍遙樓碑辨	裴昶	五一
碑刻與文獻	蕭勁華	五二
桂林會仙岩石刻之介紹	謝慰慈	五三
元祐黨籍碑跋	陳鐘凡	五四
東亞最初民主總統唐景崧及其奎光樓石刻	章若松	五五
與林半覺論金石文字書	羅香林	五八
廣西歷代石刻展覽會紀念詞	蒙起鵬	六二
碑石飛白勢銘(并序)	鄭松允	六四
范成大鹿鳴燕詩刻題識	馬衡	六五
題水月洞石刻陸放翁手札	陳樹勳	六五
題詞	徐悲鴻、雷沛鴻	六六
題詩	劉候武、林素園、姚寶猷、雷震、路一匡、林咏榮等	六七
爲廣西石刻展覽復黃旭初先生書	胡適、徐悲鴻、朱家驊、馬衡、傅斯年、彭漢懷等	六九
廣西石刻展覽出品目錄	林半覺	七二
廣西石刻展覽始末	林半覺	九二
補白(選錄古人石刻)	李實、孟簡、范成大、陸游、張孝祥、袁枚、謝啟昆、張聯柱等	各頁
編後記	林半覺	九五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序

黃旭初

金石之學，昉於趙宋，迄清而始盛。民國以來，疆宇日廓，遂以乙部附庸，蔚爲大國。明志傳之是非，考經制之源流，訂疑祛誤，補闕拾遺，其所裨益於史學者，亦已大矣。

吾桂僻處南陲，開發較晚，吉金貞珉，爲數寥寥，較之漢唐舊都，殆如天壤，然其地山川秀美，巖壑幽邃。唐宋以來，常爲選人謫宦叢薈之區，摩岩刻石。往往隨在有之，其價值數輩，似又未必遽出幽洛之下。明萬厯中，桂撫劉繼文，嘗令人齎楷墨拓崖壑之文以貽張羽王，羽王據以成「桂勝」一書——是爲吾桂金石著錄之始；清嘉慶間，謝繼山嗣府學西，延胡維君修省志，檄各邑遍訪石刻墨本，彙進志局。胡氏爲著「粵西金石略」十五卷——是爲吾桂金石之再次結集。自二書出，世之治金石之學者，始稍稍留意於粵西；凡舊史記桂事之涉疑誤者，亦得據以正之；其功亦云偉矣！然以桂地之僻陋，如無賢有司爲之拔，或不及此，是則劉謝二公之識力，固亦不可幾及矣。

旭初不敏，承乏桂政，十餘稔矣。值世假擾，干戈迭興，求與吾民蘇息而未遑，安得餘閒，步趨二公之後，摩挲氈墨，自爲逸豫！然世變日亟，保存文物，人同此心，金石之文，關係歷史既鉅，固亦不忍令其湮沒而無聞也。爰就府中所蓄，擇尤展覽，當世賢俊，如能肇治而董理之，一如張胡二君之所爲。使吾桂史實，目臻詳確，其爲幸當何如耶？詩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旭初固日夕嚮往而不已也。

董其事者，本府專員林泉，自甄拓以至編錄，成於一手，中經喪亂，保存護持，尤著勤勞。例得附書，以誌終始。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廣西石刻特刊題詞

封祝祁

寰宇重文物

世殊道未詭

嶺右綰荆揚

疇實山林啓

磅礴產英俊

北客亦戾止

獨惜秦漢間

斷碣靡可紀

史官述見聞

晉唐時差邇

南漢逮趙宋

勝跡瞻櫛比

繼此獲益豐

慎取良有以

浮雲異古今

歲晚或摧毀

長史網文獻

發皇關治理

任使唯其賢

蒐羅極邊鄙

目眩手忘疲

足繭心愈喜

不數馮都經

頗貴洛陽紙

昨聞使者言

所采石墨耳

吉金苦未周

寧敢誇盡美

聖一固多缺

反三曷云已

勦旃蕞前功

茲言庶嚆矢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序引

傅斯年

金石文字之著錄，自宋歐趙以來始有專書。凡寰宇之內所能訪求而得者，靡不載焉。然囊括古今，畛域過廣，肆力雖勤，猶不能無闕。因而有分地著錄，專志一州一邑者。規模既狹，而蒐米易富矣。蓋自南宋玉象之蜀碑記肇其端，至清乾嘉之世而臻鼎盛。如黃叔瓚中州金石考，朱楓雅州金石記，畢沅關中金石記，阮元兩浙金石志，皆是也。至於粵西雖地處偏仄，而風土淳厚，雲物秀美，自昔士大夫宦游于是者踵繼。故溪山巖洞之間，題刻至多。嘉慶五年，謝啟昆巡撫是邦，因成粵西金石略十五卷，所收金石拓本自晉至元，都四百八十三種，采掇不爲不富，然明代碑刻盡棄不錄，是其憾也。夫自元末迄今，歷時已五百十八載，其間碑碣文字，可以補史乘之闕文，考古人之遺事者必多，而博通好古之士，不能履踐其地，無由把翫，終有憾焉。今黃旭初先生主持省政之暇，積累年蒐集之勤，得石刻拓片凡一千數百餘種，即將編纂成書，以存鄉邦文獻，於是向之壞偉謫匿之文，沉蘊於苔蘚榛莽之中，不爲人知者，皆得大顯於世矣。案其所錄，甄采之博，既駕蘊山謝氏而上之，且獨能於戰火捐燬之餘，發先賢之幽光，盡其所獲，示諸邦人，藉以推盪士習，爲敦志力學者勸，其用意之深，又何如哉！異日粵西文風之盛，雲興谷應，彌甚於今，此爲之兆矣。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

廣西石刻展覽會序

龍志澤伯純

粵自日新聖德，銘勒湯盤，職志考工，記存嘉量，象鼎寓道於器，犧尊示戒以形。吉金之文，其來遠矣。

秦漢而後，石刻盛行，考訂詩書，引經師之異義，藉明通轉，溯小學之來源，註史記，引泗水之碑，釋漢書，據伏生之碣，其他官爵年月，氏系子姓，補史闕文，都邑陵墓，關隘河渠，資今政要，所關甚鉅，其可忽諸，梁元帝始集碑英，隋唐志乃附小學，宋入目錄，斯學漸興，輿地碑目，寶刻叢編，宋代之大觀，石墨鐫華，古刻叢鈔，朱明之繼軌，迨及清世，集其大成，各有專家，詳分四目，寶宇訪碑，至再至三，金石萃編，曰正曰續，此目錄也。

劉喜海，金石名苑，徐隨軒，金石圖文，黃小松，蓬萊小閣，褚千峯，百倪漢碑。此圖象也。

繆篆以分韻爲便，隸篇較隸辨尤詳。文字記，載亭林遺書，金石跋，見鐵橋漫稿，潛倪分書跋尾，平津四記讀碑。此文字也。

義例研究，創自元明，梨洲繼之，是目三例，上稽漢石，下及六朝，碑版廣例，誌銘廣例，金石綜例，金石例補，例益詳矣，此義例也。

其他或綜一省，或紀一州，或搜一山，或考一石，指不勝屈

，更僕難終，拓本修富，藝風舊有八千。嗜石成癖，陶齋會來八百，若葉公語石之作，博大精詳，前無往古，識者贊爲科學化焉。

綜清一代，權輿黃顧，殿軍羅士，猗歟盛矣。

溯桂林象郡，秦入版圖，大啟文明，肇於唐代，嗣後武功文治，史冊燦陳，名宦鄉賢，士民楷式，或述政教，或紀事功，非肆力於五丁，冀垂名於三立，石刻之富，所由來也，世徒謂桂林山水，甲於天下，豈知神如龍馬，精誠則金石爲開，壁走龍蛇，文字是江山之助，又或謂金石之學，宜溯周秦，述及有唐，卑無高論，此則秦漢以下書不讀，同一拘迂，九嶽歸來不看山，同茲誇大也。

或謂薈績銘勳，金石並重，遺金不拾，漱石何爲，須知因時制禮，貴少亦可貴多，易俗移風，拜金何如拜石，粵西金石，明清附省縣志，謝志抽印別行，惟是詳近略遠，野有遺賢，識者惜之。今省主席黃公，於百廢俱興之餘，有通志重修之舉，附以金石一門，雖精金猶闕，而貞石如林，特風雨剝蝕，山澤奔湮，兵燹爲災，樵牧肆意，慮天人之交迫，致文獻之無徵，命廣搜羅錄文入志，乃所期未遂，得之僻遠，失之近郊，是則有愧前人也。近今築洞防空，堅壁成障，碎石實道，土木繁興，是又危於

昔時矣。於是索寺觀，梯雲槽，剔苔花，施氈煤，山靈如告，空谷傳聲，既非惜墨如金，何計洛陽紙貴，實是求賢若渴，諒無滄海珠遺，歸從達道，疑白馬之馱經，張之滿堂，見羣龍之無首，豪傑盡歸掌握，聖賢如見羹牆，是藝林之巨觀，實人生之快事，如斯美備，豈真蘊積而藏，大塊文章，直欲路人皆見，特開盛會，昭示同仁，稽古右文，覽文興感，是貴公之雅意也。

試觀頌揚虞帝，敷文德則化蠻夷，卦誦家人，正夫婦即定天下，行教無類，知中國有聖人，問政一章，仰孔門之賢哲，隱山六洞，道着無爲，都嶠三山，仙迹宛在，方曰養氣，訣號還丹，真人有歌，遇仙作記，無量壽佛，證須菩提，智者大師，圓成法座，函成舍利，經鑄金剛。此則賢聖之可希，仙佛之合參也。

爾俸爾祿，眷顧民生，勸農勸耕，所重民食，忠濟侯褒忠之勅，岐山公德政之碑，是君臣之交儆也。

調聖臥碑恭讀，士習以端，勸駕鹿鳴有詩，人文遂啟，讀書巖關，膏火記存，教忠教孝，二字咸包，義學義田，諸生是賴，文筆有塔，固不僅狀元刻石也。

平蠻屢書，年始大曆，平猿紀事，文著鹿門。及瓜撤戍，即東山零雨之恩，瘞賊示仁，亦狐首正邱之義，此又恩威並用，非以殺戮邀功，若夫南天一柱，介然獨立，紫袍金帶，峨峨郭邑，勇烈陳公墓表，節烈蔣氏塚碑，大壽百文，萬人一石，平耀有記，知鶴斷之宜誅，修渠有碑，悟華源之失當。是在以人爲鑑，豈真欲與石居，湘灘分派，溯江水之淵源，隆兌二州，識郡邑之沿

廣西石刻展覽特刊

革，關靈渠於秦代，紀城圖於桂林，雖攬勝於山川，實資學於輿地，文石既稱美備，象圖亦可覽觀，宜聖道貌，望之儼烈，設教杏壇，羣賢環侍，以吳道子之畫筆，作億萬世之儀型，萬仞宮牆，仰彌高矣，老子深藏若虛，渺渺冥冥，其中有精，無形而有形，茫茫浩劫，象教五百年，網絡莊嚴，巖阿幾遍，或圖壽佛，或畫菩提，嚶山則羅漢示形，全州則慈明贊象。今所創獲，調露元年，大中以還，十有餘區，其他張天師，劉真人，文如南宮，力如孟獲，亦或遇焉，拜元祐黨籍諸子，百世師資，讀武穆告捷之文，千秋氣壯，題名三將，積傳爲雄，瘴說梅公，罕譬而喻，嘉祐宋頌，典麗簡皇，大歷舜碑，雍容雅正。誦亭臺樓閣序記，仰前賢文識之風流，觀唐宋元明題名，其水某山，認我祖釣遊日記，是則因文以見道，感人於不覺者矣。

遍履文峯，重遊詩境，韶音如昨，薰風美善之歌，古調猶存，神祠送迎之曲，羅帶玉簪之際，紅艷杜鵑，石牀乳洞之間，白標梅塢，庭堅書五君之詠，信孺和純陽之詩，墓誌酒人，流水桃花之韻，謁題紅玉，美人香草之詞，豈僅石堂之歌，乳床之賦而已哉。亦足繼美劍南，瓣香工部矣。

卽論八法，亦是觀鉅，歎皇甫鵬泉，細筋入骨，晒畫贊家廟，殉肉無神，碑林終歲鏗鏘，嗣姓衍繁，拜祖已存若亡者，元魏魏名赫赫，義兒攀附，歸宗則是耶非耶。蘭亭千秋韻事，鈎以竊則宜誅，西嶽一擲萬錢，銅似山亦告竭，茲則希知爲貴，若新發於剽，素質未磨，得以守其白，情氣形勢，栩栩如生，正草隸篆

歷歷可觀，俯拾即是，不取諸鄰，風月天然，不用錢買。博古無模糊影響之談，妙悟有左右逢源之樂。如謂雖餽眼福，未寫心藏，則有李謝通志，全豹可親，張金二書，片鱗可恰，依真自著，專集可尋，明五書法，南針是指，楊息柯得碑之記，况蕙風補

遺之文，又足以資考證矣。
要之斯舉也，非以縱遊觀，多文爲富，期有俾世用，與古爲新，行見千乘鴻都，窺石經之三體，愧以一支兔穎，傳古鼓之十章。

廣西石刻展覽弁言

簡又文

三年前，余避難至桂，承黃主席邀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因假以種種之利便，使得作三次歷史探討的遊程。計足迹所經者，凡十有三縣。其間所受印象最深者，除與太平軍有關之文獻外，要以到處可見之石刻爲甚。因桂省自昔以岩疆關係，唐宋諸賢，宜遊斯土者，冠蓋相望，無論其爲謫居騷人，抑還征名將，要皆有題詩造象，勒石書丹。迄於明清，題刻更夥。在當日或屬慷慨悲歌之作。至今目遂成吉金片羽之珍矣。

廣西省政府，命林子牛覺，專司整理全省石刻之工作。窮數年之力，搜羅拓片最富，數達三千餘紙，誠廣西文獻之特殊貴重品也。今年秋，特舉行廣西石刻展覽會於桂林，且預定開會後，即由林子編輯「廣西石刻志」一書，乃遠道徵文于余，余于廣西石刻，親見親訪者，雖有多種，而究以未經仔細研究，何敢遽贊一辭，惟于各種平蠻碑，則以最富有歷史價值，印象尤深，興趣特濃，感想亦至大，終不能已於一言。

竊思漢族之偉大，原因有二：一爲輯服其他民族，一爲同化其他民族，考之歷史，對於邊地特種民族，每當其有變叛之蠢動，至危及我民族生命之時，不得已而後用兵，往往勦撫兼施，恩威並用，經若干次之征討懷柔。乃有鏡清砥平之今日。讀平蠻諸碑刻，猶可見當日先賢先烈，保衛種族，慘淡經營之不朽的功績，此關於輯服者其一。昔春秋戰國間，晉之于白狄赤狄，吳之於淮夷徐戎，漢陽諸姬之于荆楚，數百年間，皆同化于我漢族，今且無從辨認其爲狄、爲夷、爲戎、爲楚之後，抑爲諸姬之後。我漢族同化力之偉大，至可驚異。廣西諸特種民族，當亦同一例。此關於同化者二。今日邊疆民族，逐漸改土歸流，逐漸振勸學，更得賢明政府指導規劃，事半功倍，行見種族界綫俱泯，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祇有一個中華國族。則春秋大一統之義，與國父之民族主義，不其實現矣乎？此則余於此次展覽會之後，尤所希望於桂省執政諸公者也。

為廣西石刻展覽會進一言

馬衡

往讀葉昌熾臥游訪碑記有云：唐宋題名之淵藪，以桂林爲甲。其次卽五溪矣。良以南荒僻壤，爲古名臣遷謫之所，而桂林山水甲於天下，居其地者，輒藉以游目騁懷，或託諸吟詠，以遣窮愁；或選勝留題，以誌游跡。後之人低回景仰，地以人傳，著之志乘，輝映山川。清嘉慶間謝啓昆巡撫廣西，續修通志，命胡虔徧徵全省金石文字，仿隸釋之例，錄其全文，成金石略十四卷。列以單行，於是廣西金石，始有專書。顧自晉至元，祇得四百八十餘種。而桂林諸巖洞，竟居十之八九，其他各縣，殆多未備。今主席黃旭初先生，王桂以十餘年，思欲繼斯而有作，歷年蒐集，得千數百種，視謝之所收，殆已倍蓰。惜倭寇侵桂，向所著錄，間有毀於兵燹者。頃承惠寄墨本四種，多爲劫前所傳拓，其中如范成大牯鳴燕詩刻，已付劫灰，良可慨也！夫金石之壽，有時賴楮墨以延之。是則此書之成，更不容緩。余護持文物，避居黔蜀者九年，以典守有責，終未能一攬桂林山水之勝，每以爲憾！他日手此一編，以當臥游，豈不快哉。

從本省石刻展覽說起

廣西日報社論

本省當局，爲倡導社會，愛護地方文物，發揚前代學術，光大未來文化，特於本月九日至十二日一連四天假桂林臬城國立桂林師範學院舉行石刻展覽，共分十餘室展出，計出品三百一十九幀，包含桂林等十九縣，唐宋明清現在五朝代，其中文字佔三百左右幅，刻像佔十餘幅，畫佔數幅。字跡刻畫之雋秀，猶其餘事，而影響於文化歷史之重大，其意義永不能忘。

溯金石之學，原肇於五代之後，而盛於有清，關維遺珍，已爲歷代學人所重視，集而成帙者已班班可考。吾桂以地僻山僻，開發較晚，然以山水奇秀，素所迷人，唐宋而後，不少騷人墨客以及謫宦之輩蓄集此間，所遊多留痕爪，岩洞石壁，在在均有石刻。劉玉學、謝啓昆諸先輩已集之於前，而林君半覺又集之於后，以補前人不逮，誠承前啓後後先輝映之盛舉也。

原金石之學，其爲歷代學人嚮重，自與學術文化攸關，而舉例、證經、訂史、釋詞、辨證、雜附諸議，尤爲其要者。倘能以科學方法整理分析發揚而光大之，其於學術之貢獻，誠不讓鐘鼎、甲骨，考古諸學專美於前。

抗戰數年，吾國文物損失不鮮，如北平故宮，安陽殷墟書契、敦煌石室以及國父陵園之種種陳設，被炸燬者有之，被敵寇搬運者亦有之。而吾桂遭此荼毒者亦甚夥：如獨秀峯讀書岩孟簡、孫觀等題名爲其著者。若不早爲蒐集，必至日久失傳，地方文獻，於焉喪失。

主席黃公，主任十有餘稔，經文緯武。於政務蜩集日理萬機之餘，猶念念不忘於國粹之保存，文化之光大，特命專人爲之搜集、整理，實盡愛護之能事，而專務此道者，寧敢不努力而有以自勵乎？

吾桂除金石而外，而銅鼓出土，亦頗具學術價值，年來已有不少專家從事研究，甚望他日能有所成，爲廣西文化增一異彩。

際此石刻展出之日，吾人茲願諸位學術專家再作深刻廣泛之研究，而已得者則加以整理、考訂、分類，未得或湮沒者，則極力搜尋，作成廣西完整之文物志，以貢獻於全國學術界人士之前，則於地方文化與民族文化之發揚，未始不無裨益。而此區區之獻，聊不過稍盡輿論職責已也。

石刻文字之創作

陳竺同

遠古期文字雕刻術之演進，是從甲骨文發展到金石文；同時與金石文平行前進，又有從周之竹簡發展爲漢晉之木簡，就中甲骨文與竹簡、木簡已被王國維肯定爲最近二三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至金石文之研究，始盛於宋，而中衰於元明，至清代則復興而達到最高峯。尤以乾嘉間到民國約共二百年，學者講求古器，蒐集拓本，考證分析，精博之至；對於金石文字之記載、考證、釋例、字書、圖象、題跋、目錄等皆撰有專書。本文僅提論其關於石刻文字之創作而已。

遠古期石刻文字之贗品，從唐代峴巖山銘出土後，劉禹錫、韓愈等文人虛構附會爲夏禹時作品。至明代，又經楊用修粉飾神奇，流傳欺世。清金石學家錢大昕鑑定此乃贗品，以爲「當時好古之家，皆疑其僞，故歷元至明，罕聞於世。自楊用修輩翻刻流布海內，真以爲古文復出，予嘗見嘯堂集古錄模漢滕公石室銘文與此絕相似，皆後人僞作。」（金石文跋尾）又，晚清葉昌熾更進而否定上古一切石刻文字，以「夏殷刻石之文，祝融峯銘（即峴巖山銘）實道家之祕文，至於堯方紀功之刻，僻在蠻荒；箕子就封之文，出於羅麗；半由附會，於古無徵。」（語石）此則可告一段落，其爲僞史料無疑。

此外嚴可均上古文所列入之三代銘名石刻文字，亦皆後人僞

托，如玉牒文，玄珪刻文，黃玉刊文，玉璜刻文，及玉版，皆已明言引由漢代圖識，其爲托古亦無疑。

至於周代石刻文字，亦皆後人僞作，如周穆王之石刻「吉日癸巳。」後人依據穆天子傳云「穆王曾至是處者定名」。但穆天子傳乃戰國時人所作，不能認以爲真。他如吳延陵季子碑，孔子書於墓題字，皆經金石學家鑑定爲後人僞作。（見金石存及焦氏筆乘，粵雅堂叢書本）。尤以所謂周宣王之石鼓文、宋歐陽修以爲可疑者三。鄭樵且定爲秦物。清莊述祖著石鼓然疑，本劉體智及明雄之成說，謂石鼓爲宇文周時蘇綽所作。（嘉慶間長洲宋氏浮溪精舍叢書本）最近鄞縣馬衡又作石鼓爲秦刻石考一卷。（民國二十年影印本）皆精博考證，所謂周宣王之石鼓文又爲後人假托。總之，莫論夏殷，即進至兩周，尙未見有真實之石刻文字。

漢書郊祀志載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又情志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文字當斷自始皇爲始。此乃焦氏筆乘對石刻文字原始作之發見。秦始皇刻石共有若干次？在何處刻石？其先後如何？以及現代存毀幾何？清葉昌熾已記其概況如是：「秦始皇帝東巡刻石，凡六。始於鄒嶧，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會稽，遂有沙邱之變。今惟琅邪台一刻尙

存。泰山凡二十九字，清乾隆五年毀於火，今殘石僅存十字。嶧山，唐時焚於野火。餘三刻久亡。……」（見語石）。此則未盡披露其詳蘊，再依據古籍考證於下：

（一）年分與次數。秦始皇議刻石，分載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及嚴可均上古文引一次：二十八年共三次，依其次第則爲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二十九年共二次，則爲之罘刻石與東觀刻石。三十二年一次，乃是碣石刻石。三十七年一次，乃是會稽刻石。司馬遷生在漢初，距秦較近，所載當可考信。又宋代缺名之寶刻類編載有嶧山、泰山、琅邪台、之罘、四處刻石，及始皇胸碑山、稽山頌德碑。（即會稽刻石）皆本斯書。

（二）嶧山刻石之過程。依據歐陽修六一語跋云：「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云是徐鉉所摹，文實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又同書（泰山刻石條）云：「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及其再引「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爲證。以上不過說明是在唐宋時，嶧山秦始皇原刻石已佚失。惟按之史記所載。始皇上嶧山立石乃是事實，但史不載嶧山碑文。後世流傳之一嶧山碑文共一百六十五字，在唐代已有翻刻。又宋元兩代摹刻多種，經清代金石學者鑑定。以西安鄭文寶所摹者爲佳。（見錢大昕金石文跋尾）。鄭文寶乃宋人，依據唐徐鉉所授之摹本而刻，現存陝西碑林，計共十五行，每行十五字，更附有鄭之原跋可證。再者，此石刻又名嶧山頌德碑，此亦可視爲

秦始皇建立封建制威之第一塊基石。又此刻石後經好事者轉臨而僞托爲李揚冰所書，見金石存。按此石刻除掉西安鄭本以外，更有各本，或係全佚，或殘遺一部份。依據容庚所考，計有宋刻兩種：青社本與鄒縣本皆佚失。元刻三種：江寧本未見，鄒縣本僅留拓本二十十字，紹興本乃元申屠駟所鑄，今在紹興府尊經閣下，以上則可視爲唐、宋、元、繼續不斷擴大秦始皇之專制權威之石刻，分建於陝西、山東、江蘇、浙江各省。

（三）泰山刻石之過程。依據宋趙明誠說「泰山秦篆粗石，如今世以爲確白者；石性既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易剝缺，又往往爲人取作礎石之用。」（金石錄）歐陽修在六一語跋（泰山刻石條）又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又刻詔書十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二世詔僅在，數十字爾。」又載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篆字之法出於秦今斯。」由以上宋代兩金石家之記載，以及前段歐陽修對於嶧山刻石之字體，不類秦篆，似乎北宋時所保存之秦皇六刻，惟此石刻爲真跡。不但李斯之篆法確可寶貴，而二世統詔書之原刻，亦爲希有珍品。可惜後來原碑便見殘廢，終至燬沒，僅有拓本與翻刻而已。依據清錢大昕金石文跋尾載：「泰山刻石，明北平許某于岱頂樺莽中得之，陷置碧霞元君東廡壁，此真秦刻也……乾隆間碧霞宮火遂亡。」則知泰山碑之半壁，幸得保存於明，但終至見燬於清，極爲可嘆！惟尙保留二十九字之拓本傳世，但宋翔鳳懷疑之，庚容更否定之。至於其他泰山刻石

之拓本及翻本，在宋、元、明時重刻頗多。依據洪順煊說：宋大觀中劉跂拓得二百二十三字，爲泰山篆譜。（見平津讀碑記）此二百二十三字，可讀者僅一百四十六字，內有二世詔四十餘字，已佚。（見學易集及金石錄）又元刻李處巽本，乃依劉刻宋本，刊于建業，已佚。（見金石存）。又明刻安國本，共一百六十五字，近今藝院眞賞社印行。此碑別名封泰山碑，（見金石略）碑文與史記所載，略有異處。

（四）琅邪台刻石，清洪順煊平津讀碑記載此石刻「在諸城縣東百六十里，碑十三行八十六字……三行皇帝曰以下，皆二世詔書，與史記始皇本紀所載無異，當時每刻石皆著此段文，本紀云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從前始皇與議於海上，故二世刻石復著其名十石旁」。則知秦碑附刻二世詔書，除掉歐陽修所說之泰山碑以外，尙有此碑之附刻。又秦始皇七處石刻文字，今日惟此碑爲最眞，碑文與史記所載亦均有異處。此碑拓本有二種：（一）爲原石本，最爲難得之珍品，（一）爲宋代所摹之文助本，已佚。（見東坡集卷三十二）此外更有清嘉慶間嚴可均寫本，現存，每十頁三行，每行四字，共十八葉。

（五）會稽刻石，世襲包金石錄補中秦會稽山刻石使考證「元申屠駟跋云：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江岑石，刻頌于山，李斯筆也。……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人多不識，及夜取史記讀之。明目上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歐陽公趙明誠皆結集古

文，此獨見遺，今所傳者即申屠模本。」則知此碑在南朝劉宋時，有一段藝苑佳話。惜歐趙兩大金石家未收錄及此，申屠駟於元至元間摹勒，今所見者有秦金石刻辭本，與眞賞社影印明代安國本，以後者爲佳本。又清儀閣金石題識，有乾隆間所翻刻之錢泳本。清嚴可均上古文引有此碑文。更於鐵橋金石跋證明此確爲秦刻，非後世偽造。

（六）之罘、東觀、碣石、之三處刻石。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載之罘山秦篆遺文二十一字「於久遠也如後嗣何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之罘刻石與碣石刻石，早淪於海，惟皆有仿寫本傳世。王隱晉書地道記之東萊郡黃縣與東海郡贛榆，皆有記載可證。之罘刻石之汝帖本，僅得十四字，碣石刻石有錢冰本，清嘉慶間撫石，置焦山，共二百三十五字。至於東觀刻石，原碑與拓本不皆傳，惟碑文見嚴可均上古文。

以上說古明上古石刻文字之創作，是始於秦。石刻文字之內容，皆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始詔材李斯篆而刻石，又秦篆始於李斯，秦篆之書法眞跡，與當時文字刻石之新創藝術，以及確立封建制度所表現之社會意識形態，皆賴以上所結集之秦代石刻及其拓本，而得傳世。再考李斯之篆書石刻史實，更有三種：如李斯之鑄刻金石，見史記秦始皇紀。又如李斯之玉璽文三條，見宋書禮樂志五，後漢書光武紀注，及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引。又如句曲山白壁刻文，見張鉉至正金陵志。又如李斯篆書用筆，見墨池編。以上都可視爲秦之石刻文字之藝術品。此外，任仿述異記載有「漣源之間一離別亭」，古送別處，漢沔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李斯刻此石。」此亦民間傳說，然而或許是事實。

九月十四日于國立桂林師範學院